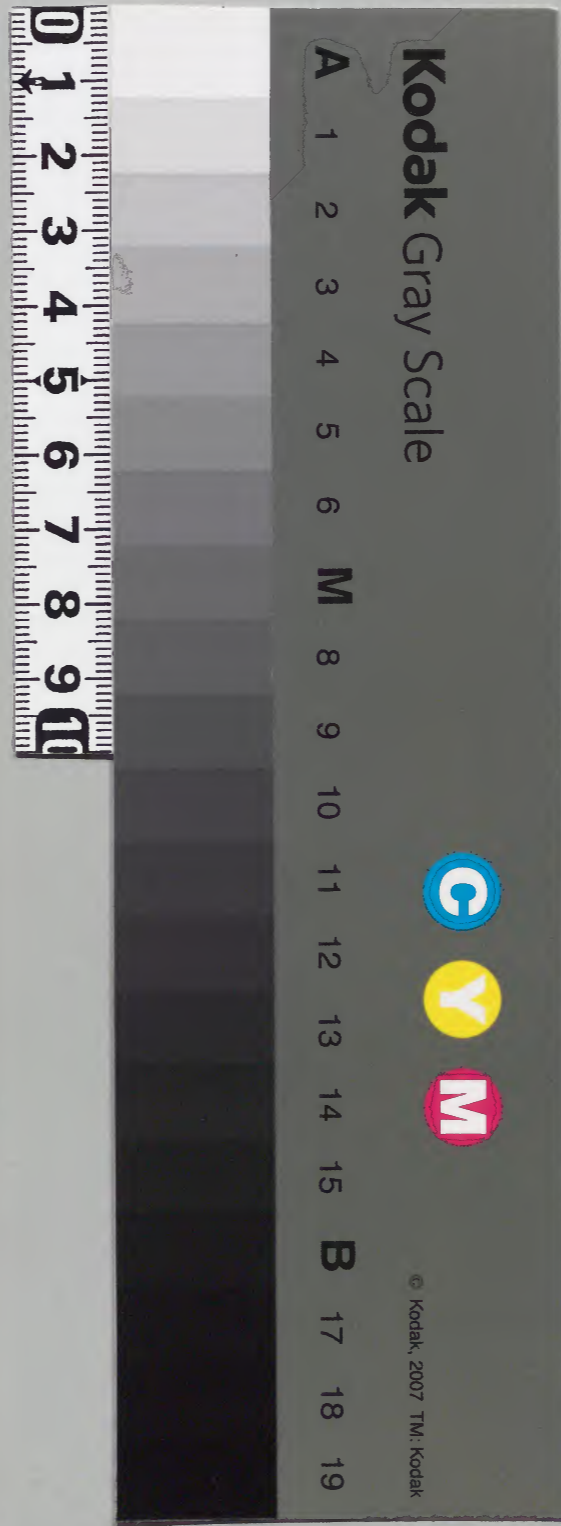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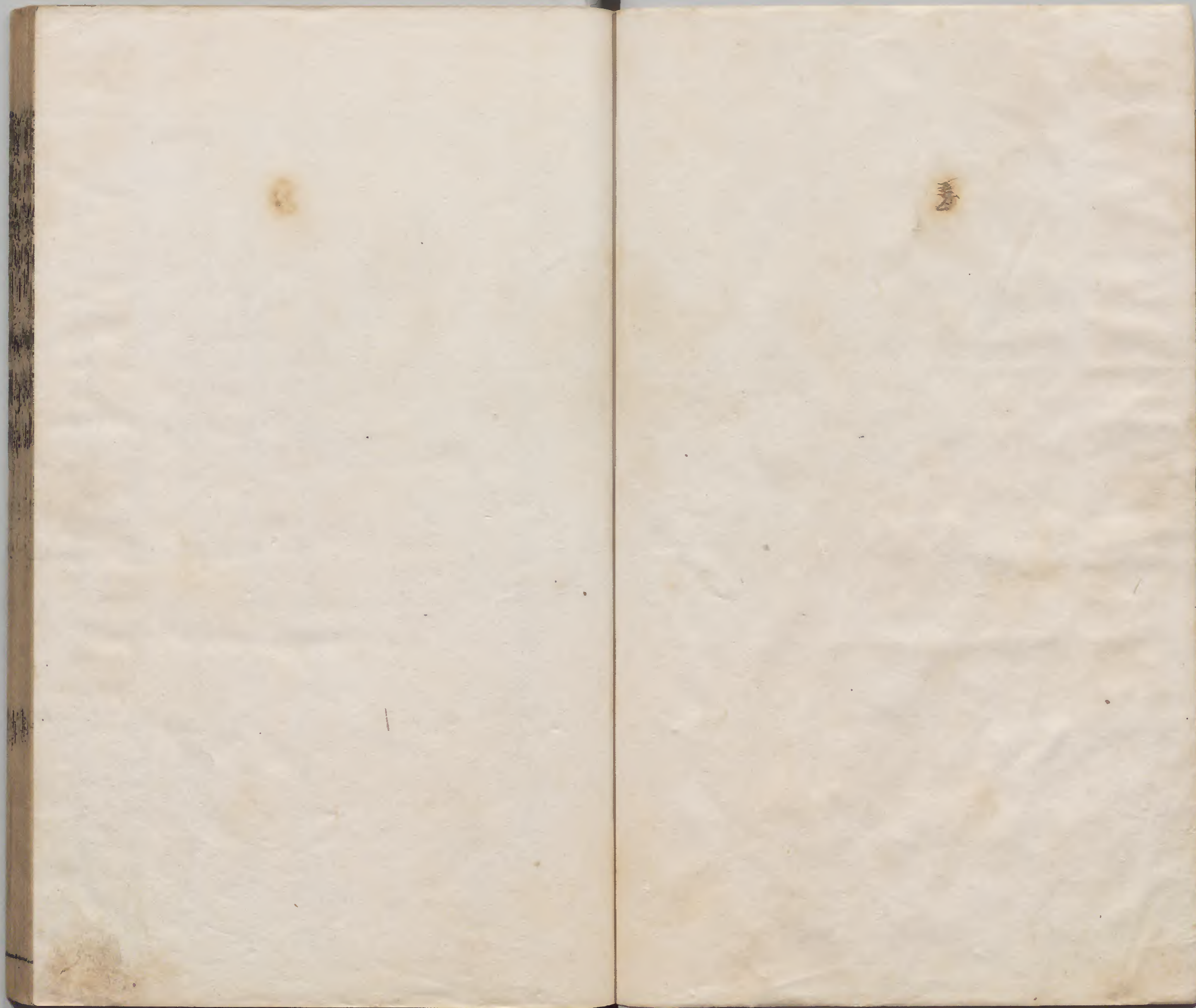
宋紀

自七十四
至七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54)	
函號	厨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 丁巳一年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鮮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還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
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
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管陝蜀之行。

此疏諸大
臣宜通名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
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
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
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內庭。
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以秦檜爲樞密
使。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
交結權勢。刻程頤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
繫獄。遠近傳笑。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
從之。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爲奉迎梓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宮使如金納幣。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附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甲申劉光世罷光

張守

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修濬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

檜陰謀已
久向未遽
下手如鷲
鳥之伏也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奔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

知人

浚無學問故潦倒至此然既存檜自庶遂飛又情理所必至也

張宗元

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秦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為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順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

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與提舉萬壽觀。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己。聽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此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劉豫失所
特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粘沒喝以憂
歿。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
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廂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
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
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
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及凡粘沒喝之
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歿。八月
乙未，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以王德為淮西都統，
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
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
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誰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
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
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
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
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
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
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
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
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

呂祉激變

叛將

吳氏

不速討劉
豫與酈瓊
料秦檜謀

歿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歿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不還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歷官所至有聲至是死難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

淮浙援

初酈瓊擁呂社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曰顯肅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壬申張浚罷浚總中外之政帝委任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社死浚不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近與其事頗覺其闇

汪若海

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初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歿事吾老無能為也今日當先死以為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于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論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丙子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

議禮

得休

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字子發，荆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以廉正稱。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歿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丙寅，涪州處士尹焞入見，命爲祕書

逆豫廢

金撻懶

郎兼說書。是月張俊弃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
 執劉豫廢為蜀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
 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
 廢豫。及粘沒喝歿。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
 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
 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
 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來拔為左都監。屯太原。
 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賴許諸
 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
 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
 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
 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
 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
 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
 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
 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問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
 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
 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
 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

拒二帥

是邪說
亂人主意

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
 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
 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
 咎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焚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
 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
 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
 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
 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
 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人對言金人許還
 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
 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
 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
 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
 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
 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
 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
 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鼠逐小則罷黜至
 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
 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
 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

宋朝天之
 生小人也
 與入主之
 用小人也
 如日用飲
 食然

出汪應辰

金曆

臣願勿以和好為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
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
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
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丁亥復遣
王倫奉迎梓宮于金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
級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

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
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管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
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
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

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癸亥，帝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出張守

托請兵

此二事似
強人意然
不聽都建
康而老西
湖其志不
復陽矣

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
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
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
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
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
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
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
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
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歿而松柏挺然獨秀
者也子寅宏寧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己卯以戶部尚書
章詒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醴泉觀使
除尹焞爲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日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故曰檜則善矣改口不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甲午，陳與義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夏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塲，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

晏敦復

巨師古

虜庭會
議

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
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
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
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
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
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
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在館伴之在以爲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
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
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
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
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
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
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

恢復則早
見
欲速愈遲

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
金三十兩以賜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戊申
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
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
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埃七措置
積聚八貴官吏歿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
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
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會
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
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
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 六月壬戌以衍聖
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 壬申
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
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修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蔥
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修名在第三
帝曰卿便是陳修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
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入施氏嫁之是科
得陳俊卿 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陳修

陳俊卿

辛次膺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管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椿錢萬三千緡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

金斜也幹本

金宇文虛中

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

罷劉大中

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口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

李世輔

就矣郵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徽葛喝來歸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

李永奇

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郵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宮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

雷燦

吳俊

通鑑卷七十二
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
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後還世輔馳問
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
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
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
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
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
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
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頰求哀世
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离

黃士成

罷趙鼎

濟良貴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
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
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
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
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此之退
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
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
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

張致遠

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
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
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
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
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
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
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
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
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寮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
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
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

向子諲

百曆

鮑延祖

孟處義

出張嶠

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汪藻上所修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為黼黨，累赦不宥。出校書郎張嶠為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刑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故出嶠。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眾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

曾開不章
國書

張燾
李彌遜
梁汝嘉
樓炤
蘇符
薛徽言
方廷實
胡珵
朱松
張擴
凌景
夏常明
范如圭
馮時中
趙維
許忻上疏

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十一月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在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維、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繫而歿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

王倫秦檜
不入金何
以効死為
之用

歿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
 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
 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
 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
 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
 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
 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
 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
 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
 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
 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鑿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
 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
 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
 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
 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
 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

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諭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
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
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
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
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
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
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奸計而意外之虞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
此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
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
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
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
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
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
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
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

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歿。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耳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己。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後時之悔。甲辰

王庶七上疏

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

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

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僉書和

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辛

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項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至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出王庶胡銓

如詔諭江南事真則

縊死事恐
難信亦難
贖爾時何
不死評

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嗚呼。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計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謫胡銓

吳師古

陳剛中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歿。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鉸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歿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十二月己未。

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于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

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扃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
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
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
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
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時尹焞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
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猖亂昨者城
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
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
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
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
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
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其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其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腹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此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于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

果為親必不和

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
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
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
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
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
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
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
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
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
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
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
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
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
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
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
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
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
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况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論江南之名。帝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

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予讀宋史至

世忠四上疏

此不能不爲之愴然矣

甲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商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二 巳未一年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

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
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
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

浚五上疏

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襍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愛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飛上疏

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對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慕容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以陳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二帥不受為是

陳淵

財用

厚頒賚賜予之費大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請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范如圭

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
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
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
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
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
帝止其行。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
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
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
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
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
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
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
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
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
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

出處

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
 秦檜當國見焯前疏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
 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
 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
 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
 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
 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
 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
 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
 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
 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
 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媚疾矣且又荆
 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

罷敦復

李顯忠

為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畧使屯內
 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
 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甲子以孟庾
 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
 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
 之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
 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
 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丙午李
 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其
 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唃訛為陝西招撫
 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唃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本部軍歸國，唃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唃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歿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

后邢氏崩于五國城。

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口崇宗。己巳，吳玠卒。玠字

晉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

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

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

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歿，

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

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

祀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穎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

出張燾

金珠蒲盧

廟

訛魯觀

陳橐

成都府 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兗王訛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

廢劉豫相
秦檜是豫
不廢也知
豫為金所
立不知檜
為金所相
無識者也

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察因力請去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因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吞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

通鑑卷七十三 宋紀九

金殺捷懶

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金以捷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捷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鵬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捷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歿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

主彥

李光改過

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以李綱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蒞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

出李綱

通鑑卷七十三 宋紀九 高宗十三

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躡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
欲重違遂允其請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流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奏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三

庚申一年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

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
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
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
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

唐文若

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
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
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
刻之對邪。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
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
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
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
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
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
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
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
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

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二月辛亥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
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為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
西京留守 三月胡世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為備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 五月己卯金兀朮撒離
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

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
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

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
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

諸郡于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
李利用奔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

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
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

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廊延諸路撒離喝既至
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

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
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

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

如取諸寄
何改之有
大帥受封
爵者何處
藏躲

王慥

魏經

日晟

李師顏

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自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

陳規

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
 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
 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
 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
 可守，奈何弃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
 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
 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
 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
 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
 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
 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
 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
 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
 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方六
 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
 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
 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千人。既
 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
 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
 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



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歿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津間之即索靴上馬趨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常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

曹成

耿訓

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
 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
 破耳即置鴉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
 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
 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
 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
 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
 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
 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且毒穎
 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
 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
 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
 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
 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
 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
 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
 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

趙樽 韓直

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數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

大機會

孟邦傑

李寶

梁興

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志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樓炤罷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

請飛營諭指班師閏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

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于

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

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

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

為陣乘虜辟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撒离

喝走還鳳翔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穎昌

又復淮寧府郝晟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

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

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

州金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

張應會興復永安軍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

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

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遣統制王

德援穎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

帝用劉錡岳飛韓世忠等不若兀术專用一秦檜

郝晟張應韓清楊遇喬握堅王勝

通鑑卷七十三
新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
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
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戰雖名
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
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
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日夜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
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
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
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
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义 秦檜惡趙鼎居越偏
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
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
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
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
論之不巳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
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
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
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
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

久相檜是
金人密計
借口於次
翁耳

岳雲

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
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巴西岳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
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兀术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
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术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
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
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
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入千戶
百人再興歿獲尸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
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
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术
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入百
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
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

再興死戰

鞏銓

孫謀

李通

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井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癸丑。以楊沂中為淮井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先是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峒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潏潏。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預益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覲。崔扁。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井弃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弃輜

朝有小人
大將宜先
疏聞如討
賊不効治
以誅死若
臨陣決機
君命不受
則金牌不
敢下當是
時猶謂將
權太重思
所以裁之
陋矣宋書
姓之見

金人先知
書生饒舌

貶張九成
喻樗陳剛
中凌景夏
樊光遠毛
叔度

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捐命時不再來機
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
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
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
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
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
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敗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書
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
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
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
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
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
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
而已 八月壬申朔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
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
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
闡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
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九成既謫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 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

罷兵還鎮

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

上忠植死節

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冬十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

宋萬年

畧使王忠植歿之忠植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离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

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是月臨安火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襍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四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高宗十五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有此舉丁巳攻陷壽春庚申渡淮丙寅陷廬州戊辰陷商州己巳命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

邵隆

李橫

田師中

崔臯

張子蓋

州 二月癸酉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元木。退屯昭關。商守邵隆破金人于淇門。復商州。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于含山。己卯。關師古。李橫敗金人于巢縣。癸未。王德。田師中等復含山。及昭關。甲申。崔臯敗金人于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元木軍于拓臯。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元木以拓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元木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元木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

班師

廟謨如此
諸將意興
亦復不振

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歿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于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日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日諸軍以為令其走也。

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遠矣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鎡曰順昌孤城苟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謂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辛亥兀術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斬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壬子金兀術渡淮北去 夏四月己卯孫近罷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

小人

參政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
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
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進范同爲翰林
學士 乙未張俊請以所部兵隸御前罷三宣撫司
五月丁未遣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張俊知秦檜欲
罷三省撫司以其兵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
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
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
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
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
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
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
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
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
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
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
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
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

罷劉錡

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六月乙亥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 甲寅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出王居正

八月戊辰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 兵部侍郎王居正累與秦檜忤且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遂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

罷岳飛

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二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甲戌岳飛罷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

主意

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

吳璘班師

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奔山陽而不守乃罷
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
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
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
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
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
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
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
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
成而騎退謂之壘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
殲於此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
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
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
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
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
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陟峻
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
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
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
鏖戰璘以壘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

闕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冬十月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告訐號鵬兒以奸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于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

王貴不終

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忠武下獄

何鑄改過

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承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侯尚，尚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尚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尚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尚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壬午以

薛仁輔
李若樸
何彥猷
士褒

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要官尊
 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癸巳韓世忠罷世
 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
 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
 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
 之非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
 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
 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懲岳飛之事杜門謝客絕
 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
 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世
 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帝聞之為之札特以賜世忠
 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
 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
 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
 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益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
 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十一月己亥范同罷
 秦檜忌李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
 近朋比安置光于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
 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辛丑金兀朮
 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

通鑑卷之七十四 宋紀 高宗十五
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未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
餘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
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
執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
地宗廟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
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
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
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
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
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
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伏望上國早乞降
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
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十
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
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
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
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弃
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
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之 癸巳岳飛賜死于獄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弃市于鵬等從坐者

殺岳飛

張憲

于鵬等

劉允升

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歿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以岳爺呼之及聞其歿諸酋酌酒相賀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高宗十五

廿七

通鑑卷之七十四
入者。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歿而已。昔劉宋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恐自弃其

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正月癸卯罷樞密行府。二月丁

丑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封崇國公璩為恩平

郡王。丙戌詔諸州修學宮。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

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

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

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其望庭闈，無

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

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

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

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

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三月丙申，歸安火。辛亥，放

齊安王士褒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丙辰，胡

世將卒。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崇寧五

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寶文閣學士、四川宣撫使。威

震巴蜀，及卒，以鄭剛中代之。剛中節制諸將尤極嚴

肅，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閣

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

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夏四月庚午，賜禮

部進士二百五十四人。初，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

鄭剛中

送天下江
山圖一家
小富貴
李浩

子熺養之至是考官擢爲第一檜以爲嫌值有進士
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時同年皆謁
熺唯李浩不往。甲申增修臨安府學爲太學。金
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帝爲大宋皇帝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
軍金主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六月辛未安置
王庶于道州。秋七月壬辰朔福州僉判胡銓除名
新州編管。八月丙寅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
飛之獄怨之諷万侯嵩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
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甲戌

罷何鑄

庶銓再謫

以万侯嵩參知政事。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
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
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
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時淵聖臥車
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
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
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
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
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初靖康之亂柔

通鑑卷七十四
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于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至是韋太后回鑾言柔福歟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蓋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計其前後請給錫賚已四十七萬九千緡矣乃伏誅說者謂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叔縛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太后之歸富貴終身矣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 壬寅大赦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樓炤草赦兀朮讀之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

遣使輶許惇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大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冬十月丙寅攢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于會稽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乙亥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

丁丑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辛丑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早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丙午尹焞卒焞字彥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

光世不終

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學者稱爲和靖先生。綦崇禮卒。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忼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人稱爲北海先生。詔秘書少監秦熈修日曆。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弃。因以太后北還爲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庚戌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十二月。陝西大旱。涇渭瀾滄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歿。子夷列

孟忠厚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立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